

朝鮮風景

張范

赫

宙泉

著譯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朝鮮風景

朝鮮・張赫

新文豐出版公司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初版

(110) 朝鮮風景

平一冊基價一・三〇元

版權

著作者 張赫宙・范泉譯

發行人 高 本 釗

印刷及
發行所 新文豐出版公司



所有

台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臺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一〇〇四四二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目次

我底作品的成因·····	(一)
春來時節·····	(一〇)
朝鮮的春·····	(一三)
春愁·····	(一七)
夏的朝鮮風景·····	(二一)
朝鮮的冬·····	(二三)
美麗的朝鮮·····	(二五)

幼時的西川·····	(四四)
洛東江·····	(四七)
自然和人·····	(五一)
蛇毒·····	(六二)
希望再見的人·····	(六六)
旅情·····	(七一)
海印寺紀行·····	(八一)
北鮮之旅·····	(九五)
春香和夢龍·····	(九九)

悲劇的青春·····	(一〇三)
朝鮮文學界的現狀·····	(一〇八)
朝鮮文壇的代表作家·····	(一一四)
今日的朝鮮文學·····	(一二三)
明日的朝鮮文學·····	(一二八)

我底作品的成因

在地理上，朝鮮可以分爲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三個地方，民族的性格，也大致可以從這三個區域裏分別出來。北部人是高麗的性格，中南部又可分爲東西的兩方面，西部人有百濟的性格，東部人有新羅的性格，當然，這些性格的產生，遠在很久以前的三國時代。但即使在今天，却仍判然地可以區別出這三種的性格。例如各個地方的人士，雖然沒有民族的對立，但在社會的生活上，至今也仍相互地忌視和輕蔑，所以各自的性格有着顯著的差異。如果用果敢和粗魯的文字來表現北部人的性格，那麼西部人便可以說是輕妙和利己的，東部人是高昂和執拗的。

然而，要說到我，則我是屬於這三者中的最後的，新羅的性格的東部人。

我幼年的時期，是從釜山到蔚山，居住在母親的生地，面對着日本海的所謂東海岸的南部一帶，此後在新羅故都的廣州以及父親生地的大邱附近的中部一帶；等到教員時代，則在北部（東部地方的北部）的山岳地帶，我在這些地方各各生活了好幾年，由於這些地方的自然和人們各有特異的風格，所以它應該是佔有了我初期體驗的重要的部分。

慶州是處於東海岸的一個小縣城，但在今天，却作為新羅一千年的榮華的都城，和這時代的優雅藝術品的遺蹟一同地，已是相當的著名。然而新羅蒙受了後百濟和高麗等的兵燹，元朝的撻伐，加藤清正軍的進襲。經過了李朝末期的頹廢政治約一千年的荒廢時期，在化為文化的廢墟的時候，而我們却是出世了。因此，只要到郊外去一看，可以看到坍塌的城牆和王陵，殘破的石塔和石佛，丟棄在溝渠和田野邊緣的許多石造的器物。現在，這些貴重的遺蹟，都已被收藏在古蹟博物館裏，但當時的我們，對於這樣荒涼的景象，却並無什麼不可思議的思維，而只是作為一種自然狀態而感受着。所以這地方的青

年，很容易養成頹廢的性格。在人口僅僅五千的小小的市鎮裏，娼妓倒有二百人以上，甚至二十歲前不逛妓寮而完整的人一個也沒有，都相互地競入了妓寮。有時候，眼見到對於青年運動的熱心的慾求熾盛起來，但匆促間却又逃避到安閒之中去了。那些燃燒似的議論也只見消失在女人的酥胸肉腿中去了。

我曾經把這種慶州型和北方高麗型的糾葛，在短篇小說上坟去的男子裏描寫了出來。

這種頹廢的型態，不單是慶州，在大邱人中也是具備着，並且即使在朝鮮的其他地方，也很可以看得出來。這和屠加涅夫的羅亭都是屬於同一型態的。他們到了最後，一切都像煙那樣地消失了。這我在朝鮮語的長篇虹裏把它描寫着。

在大邱，利己和吝嗇型的人很多。他們把田租價格提高了若干，把多餘的堆積在倉裏，每天每天地，即使是一合的米也不給它浪費，由主人親自監督着倉房，他們平時也捨不得吃什麼，對待客人，即使一杯冷水也還覺得憐惜，而如果出去遊山賞花的話，那麼只

好不吃中飯而挨了餓，這樣地把一年來的餘剩，去購買了田產貯藏着，等到死的時候，把印章隱藏在枕底，連承繼的人也不給他看見，這樣簡直毫無所獲地葬送一生的人是相當的多。在大邱，如果遇到五萬、十萬、二十萬那麼的中產階級時，那毫無疑議地，準得是上面那種型態的人。比較大的，還有百萬、二百萬、五百萬的大地主，在這些人們中間除了二三個例外，他們的日常生活，跟上述型態的人是大同小異的，所差的只是希望能有「有權勢」的地位而已。但要是說到他們所渴望的地位，則大抵便是中樞院的參議。這種希望能夠得到有名無實的閑職，簡直出了旁人想像之外地，有着一種有趣味的喜劇。這便是殯葬夜裏的故事中的那兩個老人，至今在今天的生活中，這樣的故事還相繼不斷地連續排演着。

這種權勢慾在庶民階級也相當的旺盛，是以別的型態表現了出來。在不是知識階級的勞働者之間，必有朝鮮古來的「契長」的人物。這「契長」類似於日本國內的「親分」，但雖有大義的名義，却缺乏仁義，他們爲了物質的慾望，常常在自己的夥伴間

鬥爭，這種無恥的行爲簡直是近於獸性的了。這在愚劣漢裏我已把這類的型態反映出來，但假如繼續地寫，那可以寫出更加有趣的東西。一日中的小市民，當然是全鮮性的，決不是像上面那樣地方性的東西。但在慶應和大邱等處的中部地帶，則虛無漂渺的人物很多，這想來多半是由於地勢的影響吧。那裏山巒並不峻險，從二百米到五百米左右的連綿的山巒，在盆地的周圍，在遙遠的遠方像屏風一般地圍繞着，然而它並不會誇示了它的存在，而只是虛渺地站立着。那裏的氣候，在夏和冬的某一個期間，雖達華氏百度以上的酷熱和零下十餘度的嚴寒，但一年的大部份都是溫暖的，而且可以劃分成顯著的四季。就在這樣平凡的盆地的緩慢氣候中成長着的人們的生活，便也不得不成為「散漫的」了。雖然有時也有爲深摯的怨讎之念而燃燒起來的怒濤般的生存慾，但不久以後，卻又無聲無息地沉沒到內心的深處，好像低低的丘陵似的，並不顯著地起伏在盆地裏，在外面不很輕易地顯露了出來。

但是，走在北部的山岳地帶，這種風氣則必然不會遇到的。太白山脈從北方直向東

海岸而來，急角度地向西斜行，最後折向南首，這便形成了北部。山巒巖然地聳起，溪谷深邃盆地狹隘。一到了冬天，烈風從山頂直奔谷間，大雪把人們關閉在「溫突」裏。然而這時期是長久的，居民忍受着飢餓，像蟹一般地過着冬眠的生活，凶年比豐收的機會多，因此冬天，人們常常在餓死的狀態裏生活着。我居住在醴泉地方的時候那是最爲悲慘了。餓死鬼和被追逐着的人們以下的一連串的小說，多半是取材於這個地方。

雖然同樣是北部的青松郡一帶，山勢更形峻峭，但却有着溪谷的美麗，正如清麗的溪水那樣，女人們的肌膚是雪白美麗的。而那一一直被追逼到深山去，燃燒着天然林，把栗和薯類耕作着以維持生命的「火田民」之中，這樣的顏色蒼白的可憐的姑娘却很多。小說山靈便是特別企圖把這類可悲的姑娘們的生活描寫出來的。

溪谷的春、夏和秋，是分外的鮮麗。

某一年的春天，爲了一些事情，越着滿是黑色的浮腫一般的岩石的山巒，穿過山谷，接連了幾天的跋涉，但在這樣的僅有岩石和松林的某個山谷的部落，却看到了幾十株

的桃樹開放着赤紅的桃花，這時強烈的深濃的色彩，至今還強烈地燃燒在我的眼底。它和夏天的濃綠以及秋天紅葉的鮮明同樣地給予我以鮮麗的印象。

要非難這種小盆地和溪谷居民的世界觀的狹窄是不應該的。我們非常理解他們的慾望，對於他們具有的本能性的強烈，得予以有趣味地研究。物質慾和名譽慾都像溪谷那樣的狹隘，而且狹隘到了極點。在這小世界裏恣意地行動那是不可能的。它不能像平原地帶那樣的享樂，但却傾向於徹底的色慾主義。

我確切理解了這種峻險的山勢，雄美的溪谷，鮮明的季節美，以及苛烈的人之慾望而創作了小說。這便是題名賣淫的小說。

同時，又取材了小權勢慾方面而寫了姓權的那個傢伙。姓權的那個傢伙大部分是實話，主人公權氏恐怕還是沒有到六十歲的人吧。他是一個可愛的有着小慾望的人。

在這些地方又有其他集團的權勢的存在。這便是大小「兩班」的勢力範圍。封建時代的大人物，也許山岳地帶比起平原地帶要容易出得多吧，在這些地方，全鮮性的太

兩班是很多的。這誠然是對於大部分的讀者沒有聽慣的文字，但李朝五百年來的大班，李退溪先生的「李氏」和柳西涯先生的「柳氏」和仁同（大邱附近）的「張氏」等一同地，至今仍是這些地方的大勢力的存在。其他的中小班，是安東的「權氏」，新豐的「尹氏」，五美洞的「金氏」，知得的「趙氏」等十餘處兩班的集團村，也分居在這地方的一帶，他們對於「常民階級」（即庶民階級）的優越的地位，今後恐怕將要繼續着長久的時期吧？

可是這種兩班，因為大家族主義的原故，大抵都是貧困得很，而由於他們和可以稱為新興布爾喬亞的常民（庶民）出身的大地主政略結婚，所以一片苦心地維持他們體面的人是很多。那些常民則又因為和兩班結婚可以提高他們的身份，所以這樣的想念非常地強烈，而從這種婚姻裏產生了的青年的悲劇便也無從逃避了。

這樣的特殊的事實，在小說十六夜裏反映着，但最初的計劃，是預備在短篇三部曲裏完全反映這事實的全貌的。

正如慾望強烈的人在這地方很多的一樣，理想型的人物也出了不少，那運動熾盛時代的指導者，便是這地方產生的。我便把這種燃燒一般的鬥志和理想，寫在安·海拉和少年以及奮起者之中。

在朝鮮又正發生了新的人生苦惱。這便是移住過來的日本人的第二代的人生苦。生活在大陸的寥寞的自然之中，他們又得開拓特殊的人生，這在發表於福岡日日新聞的癡人淨土裏已反映了這樣的一端，今後我將繼續這樣地寫。

以上這些作品算是我的對於朝鮮風土記，但這不僅爲風土記而作，我底今天爲止的作品的產生原因，也大抵是基於我底風土的趣味，這在自已也很明白，不過這是屬於過去的事情了。

春來時節

一想到山村的春天總連帶地想到了桃花。枯枝上開放着的桃花沒有鮮明的顏色。那花心較濃的紅色，到了花瓣的尖端便變得淡淡的了，但從遠處看來，比較顏色的深淡，則清晰地可以看見一點並不淺淡的紅色，至於花瓣的全部，只是一片血紅地，當然不致再有鮮明的色彩。

其他的花更不用說，任意往哪裏遠眺，在沒有綠蔭的中間，只見一二株春桃寂寞地開放着的姿態，這總令人沒有滿足的感覺。

我在六年前的某一個早春的日子，大概是三月的中旬吧，爬上了黑炭那樣污穢的，像瘡疤一般有着無數岩石的山腹。從平原上過來走了很多的路，然而這裏却只見不規

則的斷層，和剝落了表皮的岩塊，殘雪和岩蔭處的冰溶解了，連山路也看不清地，只是一片泥濘的山坡。我便在浴着塵埃的森林裏，僅有枯萎了的白楊和竹林的地方，拂掃着背脊一般地走了兩三個鐘點。在那樣瘦瘠的地方，居然也殘留着像手掌一般大小的一塊塊的水田，而仰頭望去，忽然呈現在我眼前的，是那山腰裏約有五六家模樣的一個寒苦的村集，啊，在那樣的地方，居然也還有人們居住呢！我一面走着，一面眼看着這些人家的樸素的庭院，而在村子裏的岩石的旁邊，在村子的沿着那堵泥牆的旁邊，稀零零地，有着一二株的桃樹，那上面正開着通紅的桃花。我暫時地忘記了我疲憊的腳，站立着，儘眺望着那紅色的桃花。然後我把視線移到種有桃樹人家的鄰近，越過了那堵低矮的泥牆，一展眼，便看見了一個姑娘，可是，那姑娘的貧血而淡黑色的臉，却突的變成桃花一般的殷紅和明亮了。這是人面桃花的相映呢，抑或是那姑娘自身有了一種春之感悟了啊？

我直向山頂，那裏爬去，一步一步地走着，對於那漸漸遠去的桃花，有些依依不捨地，連連地回頭眺望着。